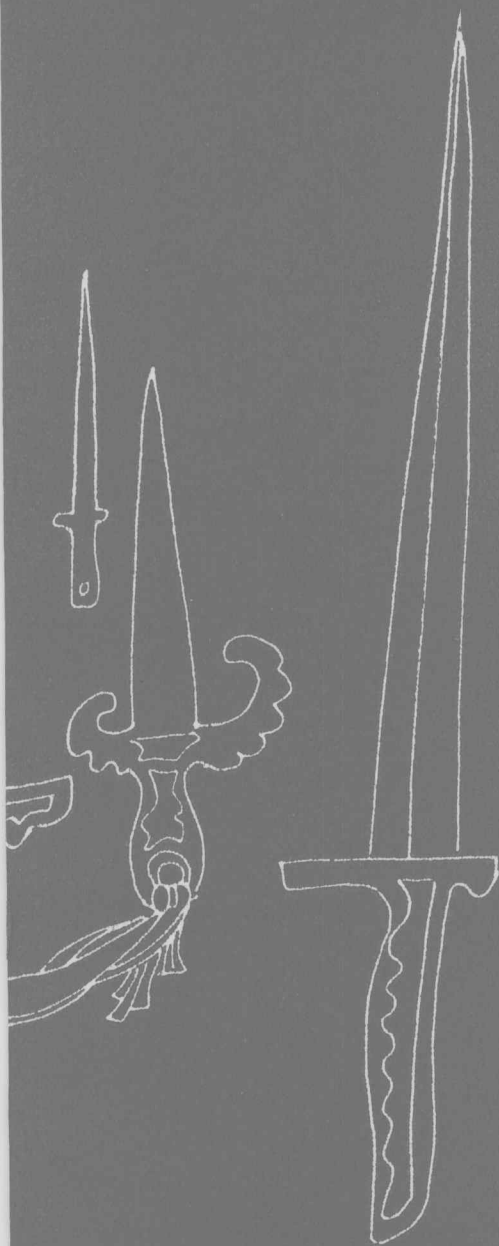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七星劍

管新久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管新久 著

七星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七 星 剑
管新久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兴和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9.375 字数 628千 插页 4

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445册

ISBN 7-204-01245-3/I·184 每册(上、下): 10.80元

第四十六回 伍员乘虚劫战船 囊瓦阻截筑船坝

话说囊瓦中了伍子胥设下的陷阱之计，损兵近半，气得望着通山城大骂沈尹戎无能。骂着骂着，只见通山城门大开，冲出一伙士兵，举着大刀长矛，吼叫着冲将过来。

原来沈尹戎一直龟缩在城中，不与伍子胥交战，一连数日不见了伍子胥的动静，以为伍子胥又将兵马埋伏在城外，嫌他出城，所以一直坚守城门，不准出战。这日，他登上城楼，见城东旌旗漫漫，上绣着“囊”字，知道是囊瓦前来增援，战斗已经结束，他见城外已无吴兵，方才打开城门，指挥一伙士兵冲将出来。沈尹戎跑过来寻找囊瓦，见囊瓦躺在担架上，脸气得铁青，口中大骂不停。囊瓦卫兵周丁见沈尹戎走来，拍着囊瓦胳膊，低声道：“沈司马来看相国。”

囊瓦道：“叫他近前说话。”

“是。”周丁转身对沈尹戎说道，“沈司马，相国请您近前说话。”

沈尹戎见囊瓦满脸怒气，料知不好，但不敢违命，只得走到囊瓦跟前，弯腰道：“相国一路辛苦，近日有何不适，快回城中调治吧！”

囊瓦挣扎着坐起来，猛地朝沈尹戎脸上打了一记耳光，骂道：“无能之辈，害得我好苦！”打罢便又躺下，闭上了

眼睛，呼呼地直喘粗气。

沈尹戎的脸顿时红肿起来，他捂着脸，直起腰，想发火，他从来没有遭此大辱，今日囊瓦竟当众如此侮辱他，怎能使他受得住？可是他揉了揉脸，还是忍住了，他想，囊瓦乃平王亲信，如果得罪了他，今后还怎么能立住脚，说不定身家性命都难保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以忍为好。于是，怒颜变笑脸，点头哈腰道：“相国息怒，这伍子胥诡计多端，暗暗地跑了，这有何法？你看他挖的这深坑，自古以来，那有他如此打仗的？又有谁见过如此陷坑？”

囊瓦闭着眼睛不说话，泪从眼皮缝里冒出来。沈尹戎故作难过之状，掏出手帕在那只没瞎的右眼上揉了几下，以沉痛的腔调说道：“咱们虽然兵马损失不小，但数量还比伍子胥多，请相国回城疗养几日，待康复后，再重整旗鼓，找伍子胥算帐。估计他的人马并不算多。”

囊瓦突然冲了他一句：“他人马不多，你怎么如此败北？”

“这，这。”沈尹戎红着脸，张口结舌，低声道，“你不也是一样吗？”

囊瓦气得喘着粗气，无言以对，许久方道：“伍子胥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沈尹戎低声回答道，“我被围在城里，不知他何时撤走了。”

囊瓦这时瞪着大眼，道：“如果他要西进郢城，那就完了。”

沈尹戎想了想，道：“我估计不可能，他兵马有限，又是步兵，孤军深入，只是骚扰而已，不敢进攻郢城。”

“你估计顶个屁用，你估计对过几回？”囊瓦怒气冲冲，道，“快遣细作，四处打探伍子胥动向。”

“是。”沈尹戎仍然耐着性子，忍气吞声，陪着笑脸，说道，“还是请相国回城中休养，等打探到伍子胥去向后，再做部署。”

囊瓦没有再说话，闭着眼，躺在担架上象个死猪似的，让士兵抬进了通山城。

再说伍子胥正在沿江岸秘密向东行进，行至江州，听说囊瓦已率大军东去数日，他想，囊瓦如果接到沈尹戎的急报，必然回头来救，为了避免与楚兵遭遇，便从江州挥师向南，上了庐山。这庐山悬崖峭壁，奇峰异洞，清泉翠松，风光秀丽。子胥站在山巅上，环顾庐山，见峰峦叠嶂，云雾飘浮。向北远眺，只见大江如带，飘然东去；向东俯瞰，只见鄱阳湖碧光粼粼，水天相连。这湖光山色，使他心旷神怡，高声叹道：“如此壮丽江山，却被仇敌霸占，使得美境失色，我伍子胥一定要为这山水增光。”

子胥让士兵在山上休息，以解多日作战行军之乏，并令士兵打猎，改善伙食。吴国大军在庐山休息了三日，士兵个个精力旺盛，要求出战，都认为跟着伍子胥打仗痛快，净打胜仗。主要是因为子胥对敌情掌握得及时，所以能正确地做出决断。为了解敌情，伍子胥组织了一个百人侦察队，命马三为侦察队长。侦察队的队员大都是精明能干之人，对敌人摸得准。伍子胥就是靠马三提供军情，所以才能断事如神。

一日，侦探队长马三前来报告：“囊瓦已经返回，把船泊在湖口西岸，大军登陆了。”

子胥问：“楚兵向何方位行动？”

马三答道：“囊瓦带领大军经江州向西而行，速度很快。”

子胥问：“多少人登陆？多少人守船？”

马三答道：“大部分兵马都登陆往白头山方向增援沈尹戎，每只船上只有两个士兵看守。”

子胥闻言大喜，问道：“情况确实否？”

“绝对准确。”马三语气非常肯定答道，“我化装成楚兵，带着几个亲兵，还到船上去看了看呢。那些水兵麻痹得很，有的在船上睡觉，有的在江中洗澡，还有的跑到村里抢东西，抓女人，湖口一带的年轻妇女差不多全被他们抓到船上去了。”

子胥问：“船是大的，还是小的？”

“全是大船，每条船上足能乘百人，我看这些船中有些是过去夺的吴国水兵的。”

子胥夸赞道：“好。你摸到的情况很重要，回国后一定赏你。”

次日五更，子胥传令大军饱食，向湖口西进发。黄昏到达湖西岸，距湖口还有十里。子胥让大军隐蔽休息，埋锅造饭。饭后，为了夜间分清敌我，让士兵臂扎白巾。二更过后，子胥传令大军从西往东，“一”字排开，向江岸靠拢。半夜时分，大军抵达江岸，借着东边刚升起的月牙微光，只见一千只战船静静地躺在岸边，西至江州，东至湖口一线二十多里，全是黑压压的战船，船上既无灯火，也无声响，只有个别船上偶尔传出几声楚兵猥亵妇女的淫秽之声。

吴兵按照子胥号令，登船后只杀楚兵，夺取战船，不准

杀害、奸污、携带妇女，要放她们回家。大军举火为号，统一行动，相互支援。四更左右，子胥下令在江岸高处点起大火，士兵见到火令，一起摸上战船，两个人强占一只。

楚兵本无纪律，又以为大军去围攻吴兵，十分麻痹，既无战斗准备，也没有哨兵，有的士兵到岸上村庄去抢东西，寻女人未归；有的三五人在一条船上轮奸妇女；有的独自抱着女人睡觉。军官更是如此，他们把士兵抢来的年轻美貌的女子夺归己有，一人霸占几个。由于天热，楚军官兵都赤条条在船上鼾睡。守船将领武城黑，命左右上岸去找美女，一天功夫就找了二三十人，全都关在船仓中，随意受用。下边官兵上岸抢东西、抢人他不管不问。所以，这两千留守水兵，两岸二十里以内的村庄都被他们抢遍了，年轻的姑娘、媳妇全被他们抢到船上寻欢作乐。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，巴不得吴兵前来消灭他们。

吴兵登上船，象切西瓜似的把熟睡中的楚兵的头一个个切了下来，很快占领了大部分船只，少数船上，敌兵较多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。刀矛碰击的叮当声，喊杀声，女人惊恐的尖叫声，落水的“扑通”声，打破了平静的江面和沉寂的夜空，江边上顿时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，人声鼎沸。楚将武城黑的指挥船居中，离岸较远，所以吴兵还未来到他的船上，他船上的女人们闻声惊叫起来，把他吵醒。他正在甜蜜的梦中，猛听到吴兵劫船，吓得大惊失色，急令开船，可是身边的水兵全叫他赶到别的船上去了，一船女人怎能开船？他急得一跃而起，拿着一把大刀，赤条条地冲将过来。吴兵顿时被他砍死了许多，夺回了几条战船。他见大部分战船早已被吴兵占领，觉得难以收复，急忙砍断缆绳，带着十来条

战船驶入江中，向大江北岸逃去。

黎明时分，一千只战船除了个别逃掉外，几乎全部占领，战斗顺利结束。吴兵大多是陆兵，虽然都会摇小船，但会驶战船的不多。子胥让每五只船以绳索连接在一起，会驶船的掌舵，全都离岸，驶入江中列队，并排五路纵队，以东边的二百只为先锋，中断的四百只为中队，子胥居中，后边的四百只为后队，三队次序跟进，顺流而下，先锋过了小孤山，后队还未动弹，只见几十里长的江边上，战船一只紧挨一只，象条巨龙缓缓蠕动。

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，金色的阳光洒满战船。吴兵一万将士满怀胜利豪情，迎着朝阳，凯旋而归。那绣着“伍”字的大旗在晨风中飘舞，江水在船边“哗哗”作响，象是在弹奏胜利的乐章。伍子胥站在船桥，手扶着栏杆，看着这涛涛大江和这浩浩荡荡的船队，心中充满了无限喜悦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大军与楚兵作战，幸而旗开得胜，使他欣慰的是一举攻入楚国腹地，歼灭无数楚兵，缴获大量兵器和千只战船，这将使楚国君臣感到震惊。子胥想着想着，忽然岸上的叫喊声打断了他的思路，举目看去，只见南岸站着几百名士兵，摇着绣有“伍”字的大旗，向江中叫喊。子胥知道这是专毅带领的疑兵，即令十只战船靠岸，接他们上船回国。

再说楚国大将囊瓦和副将沈尹戎兵损白头山，在通山城休整了几日，听说伍子胥劫船，大为吃惊。囊瓦急得瞪圆双眼，豆大的汗珠从他那肥大的布满麻子的脑门上冒出来，他问沈尹戎：“有何良策可把战船夺回？”

沈尹戎想，船是你囊瓦带领的，丢了与我无关，看你回

朝怎么交待？心里这么想着，口里却道：“这些战船是楚国的本钱，丢掉实为可惜，要夺回希望不大。”

囊瓦用手指敲着自己的光脑壳，挨声叹气道：“不夺回来，如何向楚王交差？一旦大王怪罪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如果我们尽力而为，哪怕夺回一部分也好，以后也有话说。如果我们不追，就此而返，怕不好交待！”

沈尹戎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他们顺流而下，咱们如何追得上？”

囊瓦道：“以轻骑、车马为前队，我带领先追，你率领步卒随后紧跟。”

二人商量已毕，立即传令大军启程下山，沿江东追。囊瓦痼疾刚愈，也不顾身体虚弱，带着近万名车骑，快马加鞭，连夜追赶。追至牛头山，站在山头，远远望见吴兵船队浩浩东去，便抄近路行至芜湖，募集民船二百五十余只，选出一百只大船作为战船，其余船只用竹杆、木头、绳索连接为一体，横于大江之上，想以此拦截战船。

却说吴兵先锋船队远远看见前边大江上一条黑坝，心疑楚兵拦截，急报子胥。子胥下令船队放慢速度，重新编队，将二十只战船连接为一体，把中队士兵将每二十只船留一人掌舵外。其余士兵，均持长矛，登前队战船。前队由专毅率领，专杀抢船之敌，保卫中队。一切调整完毕，子胥下令快速行驶。前队很快接近芜湖，此时两边驶来近百只民船，船上站满了持着刀、戟的楚兵，他们大叫着向吴兵船队冲来。专毅命令士兵列在战船两侧，不让敌船靠近。吴兵个个精神抖擞，挺着长矛，等待楚兵靠近厮杀。

却说那囊瓦站在南岸的制高点，见吴兵缓缓而近，心中

暗暗发恨，那些战船曾是他率领过的，如今尽被吴兵所劫，恨不得一把全部夺回来。他从身边士兵手中夺过令旗，遥空指挥江中楚兵。那些楚兵见令旗摇摆甚急，急促向吴兵靠近，一见吴兵个个挺着尖锐的长矛，又看自己手中兵器太短，不由得胆怯起来，明知不能取胜，但也要服从命令，向前冲杀。

吴兵见楚兵靠近，挺着长矛直刺，刺死很多楚兵。没有挨刺的楚兵怕被刺着，急忙后退，由于人多船小，船身左右摇摆，这些楚兵多是车骑兵，不习惯船上作战，船一摇晃，便吓得乱跑，越跑越摇，船翻了很多，楚兵坠入大江之中，活活淹死。后边的几只船还未靠近吴兵，见前船已翻，急忙掉转船头向岸边逃去。专毅命令战船追赶，又撞翻了几十只楚船。有十几只逃得较快，已靠岸，专毅也不追赶，指挥着战船向楚兵的船坝冲去。

吴兵二十只战船连接在一起，顺流直下，有万钧之力，小小民船，岂能挡住。战船一触船坝，只听到“哗哗啦啦”，冲折了连接的竹杆和木头，把小船都撞碎了。船坝上的楚兵见船坝冲断，知道势不可挡，便砍断连接的绳索，解下小船，驶向岸边逃命。

囊瓦在岸上看得真切，亲自摇晃着令旗督战，累得汗流浹背，喊得声音嘶哑，然而无人听令，又看到苦心设置的船坝已破，吴兵浩浩荡荡东去，心中非常难受，扔下令旗，象一堆剔骨的烂肉，瘫在石头上，眼巴巴地望着大江发呆。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囊瓦站起身来，传令鸣金收兵。他还不死心，又带着残兵败将沿大江南岸东追，可是战船在大江之中行驶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囊瓦垂头丧气地一直护送吴兵出

了国境，不敢再前，只得站在江岸上呆呆地看着船队消失在远方，才慢吞吞地返回。正是：

气势汹汹抢头功，
赔了战船又折兵。
黔驴技穷作船坝，
眼观战船东吴行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为招婿女儿自尽 杀万人阖闾失道

话说囊瓦追赶伍子胥，到了边界，不敢再前，只得率兵快快而返。

再说伍子胥夺了楚兵一千只战船，浩浩荡荡开出楚境，到达吴国江口。孙武早已在江岸迎接，设酒宴为之庆贺。子胥在江口停留了三日，将一千只战船交付孙武，作为吴兵战船，又对一万参战的部卒论功行赏，将士无不欢欣鼓舞。伍子胥见士气高昂，令专毅将这一万将士先带到边境休整，自己便乘车回姑苏。

子胥到姑苏城郊，只听路上行人纷纷大骂阖闾无道。子胥感到心中疑惑，心想，我刚离开半年，百姓就如此怨声载道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？便问道边百姓。百姓怒不可遏，纷纷诉说吴王残忍。

原来，吴王有个小女儿，名叫胜玉，年方一十六岁，尚未聘娶，长得冰肌玉肤，眉似春山，面如桃花，有羞花闭月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。阖闾十分喜爱，不愿把她嫁到外国，想在本国选大臣为婿。胜玉自然也不肯离开吴国，想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，每逢大臣入宫议事，胜玉都藏在屏风后面观看。她选婿标准很高，要求男人不但要相貌端庄，而且还要才华出众。挑来挑去，就看中了伍子胥，便说于父亲。

闾阎听了直挠头，道：“伍子胥曾娶过妻，生过子，虽已下落不明，但旧情未忘。你嫁给他怕感情不合，如今他已年过四十，你和他年纪差距太大，怕委屈了孩子。另外，他大仇未报，曾发誓不报仇不再娶妻。望女儿尽早打消此念，另选佳偶。”

胜玉见父亲不允，道：“我非子胥不嫁。他若有夫人，我甘愿为妾；他大仇未报，现在不娶，我就等到他报了仇，望父王说与子胥则个。”

“他现在带兵在外，无法说与他。”闾阎心里还是不同意，他觉得不如让女儿嫁给白喜。白喜年方二十余岁，从未娶亲，人也听话。于是就对胜玉道：“伍子胥年纪已大，不如嫁给白喜，白喜相貌文静，性格温和，才能不在伍子胥之下，望儿三思。”

胜玉问：“莫非就是整日围着你转的那个白面后生？”

闾阎以为女儿看中了，高兴地点头道：“正是，你看他如何？”

胜玉摇头道：“不怎么样。贼眉鼠眼，尖嘴猴腮，哪象个正经人？”

“哎，你还不了解他啊！”闾阎情不自禁地说道，“寡人最喜欢他，明日你再仔细看看，看惯了你就觉得他长得比谁都好看。”

胜玉没再说话，努了一下嘴，转身走了。

次日中午，闾阎与白喜闲聊，有意问白喜道：“大夫不要学伍子胥，伍子胥不报仇不结婚，结婚与报仇是两回事，结了婚同样可以报仇嘛，你说对吗？”

白喜见吴王说得有意，便随声附和：“我不学他，一定

听从大王吩咐，结了婚再报仇。”

阖闾高兴地夸道：“寡人看你比子胥强，脑子灵活，又年轻，想让你做我的女婿，不知你心意如何？”

白喜闻言大喜，高兴得满脸肌肉抽搐，连忙笑道：“多谢大王厚爱，臣愿孝敬大王，万死不辞。”

“不过。”阖闾停了一下，说道，“我那女儿一心要选个才貌双全之人为婿，今日中午你和我一起吃饭，老夫人和我女儿也来，你不要拘束，要极力取得我女儿的欢喜。”

白喜受宠若惊，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日，不久他就要做国王的女婿，这是多么荣幸的事啊！在吴国除了大王，他就是第二人了，还有谁能比得上他高贵？他的心激动得厉害，脸皮涨得发红。

阖闾传令让夫人姜美玉和女儿胜玉入宫共进午宴。姜美玉乃是齐国国王的胞妹，长得身材苗条，肌肤白皙，当年有倾国倾城之色。如今年方三十有五，风韵犹存。她听到传命，便由宫女搀扶着进宫入座。女儿胜玉也由宫女搀着跟在母亲后面进来。只见胜玉身穿粉色宫裙，柳腰纤细，目似一湾秋水，真是花容月貌。她娇滴滴地走到桌边坐下。白喜看了，早已神魂颠倒。吴王居首，夫人和胜玉坐在两边，白喜坐在下位，和吴王对面而坐，四人坐定，传令进菜。庖人将酒菜摆在桌上，吴王端起酒杯，与家人举杯共饮，白喜不时地偷看旁边的胜玉，吓得也不敢说话。吴王直向他递眼色，示意他给胜玉搭话，可是白喜激动得很，想不出适当的词来。此刻，他只恨自己嘴笨。

胜玉过去没有很好地看过白喜，今天父王要她仔细地看看，她只用眼角瞟了一眼，见他局促不安，汗珠子顺着两颊

直滚下来，心里不由得一阵恶心。又见父亲不停地给白喜使眼色，心里很是生气，只得耐着性子坐着，等待父王发话。

姜夫人知道是丈夫有意让女儿来看白喜的，所以一入座就仔细地看了看，只见他个子不高，面目清瘦，白脸上倒也干净，扫帚眉下一对圆圆的黑豆眼搭拉着，鼻子象鹰嘴勾着，两片薄薄的嘴唇，看样子极灵便。夫人觉得此人心计不少，“忠厚”不多。长得单薄，一副标准的奸贼相。她不明白丈夫怎么会看中他，还要把他招为女婿？但是丈夫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。可是那就苦了女儿。想到这里，她看了看女儿，只见女儿把脸扭向一边，脸上显出厌恶之情。她已经明白了女儿心意，便又看看闾闾，只见他不停地向白喜弄眉挤眼。她猜不透丈夫在搞甚么名堂。

闾闾见白喜两只小眼不解地看着他，汗流满面，一副可怜的样子，觉得白喜实在老实得过火，倒感到十分的可爱。他看了看女儿，只见她不吃不喝，扭着脸，背朝着白喜。心想，女孩儿见了男子忸怩，脸红，害羞是正常的。这说明女儿对白喜有意。他知道女儿爱吃红烧鱼，今天竟一口也未尝，就指着面前吃剩下的半条鱼，示意白喜端着递给胜玉。白喜这回倒挺机灵，急忙躬着腰，站起身来，双手从闾闾面前端起鱼盘，放在胜玉面前，用颤抖的声音道：“请公主吃鱼。”

胜玉看了一眼，骤然立起，猛一甩手，将鱼盘打落在地，只听“咣啷”一声，玉盘跌得粉碎，鱼汤泼了白喜两袖，半条残鱼也滚到闾闾脚边。只见胜玉柳眉竖立，怒目看着白喜，指着白喜鼻子，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拿残

鱼辱我！”

白喜面红耳赤，目瞪口呆，无言以对，顿时感到无地自容，恨不得一头钻入地下。

夫人也感到惊愕，睁大眼睛看着女儿。

闾闾感到突然，喝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胜玉怒不可遏，看着闾闾，厉声道：“我乃圣洁之人，岂能受此大辱？”说罢，愤然离去。

闾闾满腔怒气，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白喜的脸羞得通红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发呆。夫人也手足无措，看看闾闾，又看看白喜，不敢插言。宫里寂静得可怕。

突然，一个宫女跌跌撞撞地跑来报告：“不好了，公主自杀了！”

三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，惊恐地睁圆了眼睛。

夫人急忙跑上去，抓住宫女的胳膊，摇晃着问：“你说什么？快说清楚！”

“公主回到宫中就自杀了！”宫女一字一顿地说道。

夫人松开了手，双目一闭，身子摇晃了一下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

闾闾垂着头，“啊，啊”地大哭起来。

白喜惊恐地两眼直视着闾闾，浑身颤抖，他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有关，便也装作十分悲痛的样子，跟着大哭起来。他见闾闾踉踉跄跄地向外跑去，急忙上前搀扶，君臣二人向胜玉宫中走去。

此时胜玉已倒在血泊中，面色苍白，脖上的血直往外流。那把名叫“磐郢”的名剑是胜玉自杀的凶器，丢在她的身边，闾闾抱起胜玉尸首，摇晃着哭得死去活来。白喜跪在